

編者的話

## 中國堪受讚賞，但須貫徹始終

二零零八年三月至五月間在中國發生的幾件大事，因著北京政府的不同反應，引發出世界各地政府及人民對中國截然不同的評價。

五月十二日四川省汶川縣發生令人痛心的大地震，國家領導人能第一時間親臨現場指揮，中央政府多個單位以至各省市的公務員隊伍，迅速而不計辛勞地在前線救死扶傷；這些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又能即時由大眾傳播媒介向全世界發送，贏得舉世稱譽。

這次災難能得到迅速的救援，實有賴新聞工作者的努力。忠實的新聞報導是社會的眼目；開放的言論空間是國家的明燈。四川地震後的經驗，讓國家領導人明白到，人民享受充份的新聞自由及發言權利，並不會影響國家社會的安寧，反而是維護社會健全的重要支柱。

不過，較早之前在三月十四日，中國西藏自治區拉薩市及其周邊城市發生警民衝突事件之後，中央政府的處理手法就曾引來不少非議。

西藏發生的抗議事件，以至其他一連串的公安機關與當地人士的衝突，引發全球人士的關注，教廷也不例外。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九日教廷發出的新聞公報，反映出海外人士在評論西藏問題時的局限。一方面教宗十分關注西藏局勢；另一方面亦確如公報所說，能夠得到的資訊的確不多，在外無法了解西藏當時的真實情況。

西藏自治區抗爭中出現嚴重的暴力衝突，是大家都願見到但又無從否認的事實。至於衝

突中誰是誰非，由於沒有新聞工作者在場，於是雙方都在各說各話，而過程中難免是將對方妖魔化，結果是事實真相可能永遠弄不清楚，但涉及事件的雙方都會不斷地受到批評，而永遠沒有澄清的機會。

不過，我們也必須指出，可以說北京政府一開始就下錯了棋；在事件發生後不久，即將藏區全面封鎖，這是下下策的敗筆。也許在家長式的統治下，新聞操控成了必要手段；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特別是即將舉行二零零八年奧運的前夕，又在中國號稱要邁向全球化的當下，依然動不動就實行新聞封鎖，國際輿論必然不能容忍這樣的專斷行爲。

以常理而論，北京當局在自家辦喜慶之前，不大可能主動挑起事端爲自己添麻煩。然而，事事諉過於達賴喇嘛，卻又遲遲拿不出證據，結果卻成了另類政治迫害。

在西藏自治區及其他周邊省份的警民抗爭當中，有多少暴力成分，我們不得而知；但值得我們反思的是，何以當地的藏人會累積這麼大的怨氣。究竟問題出在那裡？

中國政府對達賴喇嘛的不斷攻擊，當中的真實程度有多少，我們姑且不論。但就字面而言，已達到語言暴力氾濫的地步，即使局外人士，也感到難以忍受。當然，中共政府對在政治上的異己份子施以文革式的口誅筆伐，早已是見怪不怪的事。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在二零零八年三月十日接受《南方周末》的訪問時，就對中國教會一百二十位致命聖人橫加污蔑。因此，在旁人的心目中，北京當局對達賴喇嘛的攻擊，變成只是一貫的抹黑技術而已。

中國政府自稱每年用在西藏的金錢數以十億計，但問題是，當中有多少資源是用在方便政府人員監控當地。一如中國政府對待天主教會，金錢是用了不少，但主要是用來強化其管治體

系。再者，中國政府認爲自己投入了那麼大的資源，自應得到合理的回報；問題是：這些資源究竟是否西藏人民所需，當局有沒有給予地方上的藏民合理的選擇機會。從現在的激烈衝突看，各地的藏民對政府的「投資」絕對沒有好感。既然這爲政府當局是吃力不討好的事，還要弄這樣雙方皆要吃虧的局面，何不早點收手。

在中梵關係上，中國政府常有同樣的反覆表現。五月份，中國的傳媒興高采烈地報導中國愛樂交響樂團在梵蒂岡保祿六世大禮堂爲教宗本篤十六世表演。這樣的文化交流誠屬美事，但讀者不要忘記，僅僅在數個星期，主管宗教事務的葉小文就曾在前文提及的《南方周末》報刊的訪問中，表現了近年罕見對天主教會的強硬態度，其用詞的粗暴，令人震驚。有關的訪問全文，讀者可在該刊的網址讀到，在此筆者只引述他一小段的講話，以反映問題。

當《南方周末》的記者問及對二零零七年梵蒂岡以教宗名義發表對華牧函的評價時，葉小文說，「牧函雖然表示要撤銷過去對中國教會的一些指令。取消給地下主教的所有特權，和中國進行建設性對話，看上去教廷的態度有一定的積極性，但是總體上是消極的，某些方面還有所倒退。正如一位長期關注中國天主教的教會觀察家在談到牧函時表示，『牧函的發表，表明教宗走上了和北京對抗的道路』。牧函在中國教會內部製造新的分裂和混亂，挑動中國天主教徒絕對地和教皇站在一起，逼迫他們再次在黨和教之間做選擇。更危險的是，牧函公開否定愛國會、否定主教團、否定獨立自主自辦原則。上任教皇表示，教廷和中國天主教徒之間『具有宗教性質的紐帶，不能損害中華民族的團結，哪怕損害只是微乎其微；也不能以任何形式削弱中國的獨立和主權』，比較之下，新教皇後退了。」

事實上，兩任教宗對中國的尊重並無異致；葉小文的說法，只是中共傳統上統戰伎倆中的拉攏一個以打壓令一個的手法而已。不過，將教宗本篤十六世對中國表達的善意，解釋為「走上了和北京對抗的道路」，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經歷了三月至五月中國對外關係的幾起幾落，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的好壞，一切都端視中國政府而定，它能決定社會和諧或矛盾。只要中央政府以人民為念，可以在最困難的時候創出全國最精誠團結的局面；但要是政府容許惡吏橫行，也可以在最風平浪靜的日子產生出暗湧。以上海教區為例，每年五月份的佘山朝聖，本來是正常得很的宗教慶典，但在宗教部門多猜忌之下，弄成了近年罕見的冷清場面，讓上海教區在慶祝開教四百週年之際吃上一記悶棍。

因此可以說，一切都取決於中央政府，我們作為平民百姓的，只能對政府的作為，以平常心對待。見了三月份葉小文的訪問，我們只能失笑；看到中央政府處理西藏問題及對應海外的抗議，又擔心其停留在冷戰對抗的思維，但見到在四川地震之後政府盡心盡力表現出以人為本，以民為先的服務精神，又對中國常存希望。

為此，我們祈求天主，繼續賜予中國的領導人開明的現代視野及勇於承擔的精神，繼續為中國人民尋求最大的福祉。

林瑞琪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聖母進教之佑瞻禮 書於香港聖神研究中心